



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当代文坛

## 虚无现实中的灵魂救赎——唐晴诗集《嘿，我还活着》阅读札记

【作者】单永珍

布罗茨基在《哀泣的缪斯》一文中对阿赫玛托娃如此评价：她之所以继续写作，因为吸收了死亡，还因为她为自己还活着感到内疚。用这样的方式来评价唐晴以及她的诗集《嘿，我还活着》，显然有些过分。但布罗茨基同样说到：她在努力应付一种无意义的生活，它的意义遭到突然毁灭而因此变得空虚。这样的叙述对于生活在现代都市的唐晴来说也许更为恰当，更能对她的诗集《嘿，我还活着》做出精神性判断。

对于唐晴的诗歌写作，我基本上见证了她的成长过程。近二十年的西海固生活是她诗歌创作的基本元素。特别是对她这个历史科班出身的写作者而言，在她的眼中和笔下，西海固是长城、烽燧、古堡、断剑、丝绸之路、战场以及隐忍的血，这些遍布于骨髓的意象通过她个人化的叙述呈现出一种别样的诗意，她仿佛在不经意就颠覆了历史本来的虚幻和厚重。“漫卷过战旗的西风/舞我长发 舞我灵魂/舞我如高翔之鹰/舞我于千年的风云”《六盘山巅》。在这里，那个长发飘逸的抒情主人公似乎沿着时光的隧道完成了一次情感的回溯，接通了一个现代女子与曾经生活在西海固大地上的那些匈奴、西夏女子的情感共鸣。因此，这种贯穿千年的吟唱不单单是抒情主体的吟唱，更多的是生命相融后灵魂深处的激情流露。这种诗意的延伸在更多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在我水灵灵的视线之外/大风中绿衣绿裤的匈奴女子侧身而立/飞扬长发半掩着酡红的面庞”（《胭脂峡》）。

跳出现实生活的羁绊，让疲惫的心灵做一次轻松的飞翔，这是现代人梦寐以求的生命追求。但生活的重负又让梦想变得虚无，在经历了追寻与失望之后，诗人往往是回归自己的心灵世界中，以独语的方式完成与外界的对话。这里时常存在着一个审美的误区——诗歌写作躲避现实生活的矛盾，在想像的世界里建筑自己的生命空间。阅读唐晴的诗集，我触摸到她的精神焦虑弥漫于字里行间，丰富而痛苦的情感流向在她外化的语言里彰显出生存的挤压与反抗。但唐晴的反抗是无力的，她无法寻找到一个突破口来完成对自己的拯救。越想融入生活的洪流，越会受到更大的伤害。回眸之时，独自舔食受伤的伤口，在心灵的创伤面上，种植一行行艳红的诗。“面对尘世/所有的伤口被笑容掩藏/疼痛一次一次掀起澎湃的激情/在黑暗深处 我苦苦找寻/一把青铜的霹雳长剑”（《在欲望的尘世》）。白银时代的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不无痛苦地写下：“黄金在天上舞蹈/神在歌唱”。我们需要质问的是，神歌唱结束后，人类的声音哪里去了？正如唐晴苦苦找寻一把青铜的霹雳长剑，即使找到了，你的目标，你的对象又在何方？诗人没有给出答案，她突围的迷茫使她面对的是无物之阵。“披着人皮的狼逃入城市的高楼/多少甜甜的好梦/嘎然而止于毫无防备的瞬间/灵魂的尖叫在风中秘密传送”。“当生命回到最初的茅屋/老院墙角的野花/静静地吐露一生的情感/我猛然醒悟/糊涂地活着 也是一种幸福”（《错误或欲望》）。这种写作深刻地体现出两种文明的冲突对诗与思的变异。即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并存于唐晴的血液里，她的城市化叙事遭受打击后，迅速回到乡土抒情中寻找慰藉，这样的写作方式已经成为唐晴诗歌写作的惯性，成为她面对生活，反抗现实，自我救赎的艺术途径。

在宁夏诗坛，唐晴无疑是一个坐标，她的才华有目共睹。

【原载】《文艺报》2008-11-15

收藏文章

打印文章

关闭本页

发表评论

阅读量[156]

评论数[0]

研究中心为校级研究中心，由中 学校的语文教研室，19  
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西

建于1956年，已有50余年办学历  
史。现任院长谢建忠

信  
息

关于我们 | 联系方式 | 意见反馈 | 投稿指南 | 法律声明 | 招聘英才 | 欢迎加盟 | 软件下载  
永久域名: [www.literature.org.cn](http://www.literature.org.cn) [www.literature.net.cn](http://www.literature.net.cn) E-Mail: [wenxue@cass.org.cn](mailto:wenxue@cass.org.cn)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京ICP备05084176号